

佛學

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九日第九號新報新報

(期二第·年一第)

編者院佛海上

推行民間佛教之重要

震華

佛學爲切於人生實用之學。與普通文學藝僅供文人欣賞玩弄者不同；是應普及推行。成爲民間一種風氣。如飲食布帛，一日而不可離。原佛陀教義，本在涉世度俗，廣行利濟；積善願力之弘，幾欲使整個社會各類階級，無論男女老幼富貴賤者，人人皆能平等分沾法利，不致有「向隅」之感。乃世俗淺見者流，不明乎此，偏以消極厭世等名詞，一味厚誣，很不與以根本取銷而爲快；此種謬誤發生，實由於平常未曾翻閱內典，純以主觀成見用事；同時佛徒本身，缺少振作，放棄紹隆佛祖責任，將無上法寶，封閉山門之內，不能發出山門之外，與羣衆耳目接近。以致廟室之富，室家之好，外人無由窺見。

經稱菩薩垂手入塵。一舉一動，無不爲衆生謀；衆生有極端強頑固，難馴難伏，在普通所謂社會之羣爲人，所不齒者，菩薩獨與優容攝之，納諸慈悲懷抱之中，不忍視同化外，任其墮入險途；不惜運用種種善巧方便，教令翻邪歸正，改往修來，仍不失其爲一好人。故佛化故事，有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」之說，卽爲深慈普育

有教無類之確證。惟其如此，所以佛教之在社會，能深得民情，備受信仰。如春風時雨之於園林花木，完全出於自然；與政治之上法令，法律上之條文，含有強化性質者，大異其趣。

吾國初期佛教之提倡，雖由政府少數要人爲主幹；但經過不久之後，漸漸流入民間，形成自由發展趨勢。中間又有印度高僧大德，接踵於途，挾其大藏經典而來；使國內原有文化，生起一重波瀾。一般士大夫，初本

門戶見，競相走告，屢轉傳習，一時風爲之靡；若佛國澄之在洛陽，國人相戒勿起惡心，勿行惡事，乃至不敢隨地涕吐；於此足徵佛教暢行之後，與世道人心大有裨益也。茲將過去先德已向民間推行成功，所獲得之碩果，列舉一二，以爲今後有志從事新佛化之運動者，借作參考。

一、名詞術語之應用：統攝佛教名詞術語之書，古人早有編纂；至近代丁氏之佛學大辭典，望月氏之佛光大辭典出，益稱賅備。茲探其普通應用，不一定備於辭典者，猶有下例諸例：一、應用於人名者：如南齊露士明僧紹，北魏太武帝小字「佛奴」，

目次

推行民間佛教之重要 (續)

孟子之道與孔子之道不同說 (續)

杭州送供記 (續)

震華和尙新年法語

代擬發建火山竹林寺殿經撰疏

開教隨筆

蘇北興廟奪產書全國佛徒書

南京發現英師遺骨之始末

比尼尼執事義考

佛弘一律師

高橋木

編記誌廣

者者雲覺譯著華漢乘實觀古

隋文帝小字「羅那延」，唐詩人王維字「摩詰」。二、應用於地名者：如金陵之「佛陀里」，甯波之「阿育王山」，嘉興之「寶塔灣」，杭州之「天竺山」，蘇州之「支硎山」，鎮江之「水陸寺巷」，「彌陀寺巷」；乃至今日上海之「靜安寺路」，「靜華路」。

三、應用於物名者：如佛手，佛手柑，佛面竹，羅漢松，僧鞋菊。四、普通口頭應用術語：如菩提，煩惱，三昧，功德，因緣，果報，天堂，地獄，輪迴，流轉……為類至夥，不勝枚舉。

二、因果報應之啓示：佛教法門無量，以因果報應之解說，最足動人。世間有一類惡性衆生，非禮法所能束縛，獨告知以報應如何不爽，則頓時凜然改容，而謀悔之方；此不獨庸俗之輩為然，即文人雅士，當其年少氣盛，不無排佛思想；及其所之既倦，老景逼來，則中心不復自主，動輒懇懇，惟道是訪。古人詩云：「投老欲依僧。」又云：「人過中年欲近僧。」是其證也。

三、通俗故事之流傳：各國上古時代，皆多神話故事；如風雲雷雨山川草木，皆有神為主使之類；我國受佛教影響，從經典中演出不少通俗故事：如觀音得道，借花獻佛，目連救母，天女散花，頗與劇本相近。其他

寶陀尊者治水，一新羅漢開發鹽井，唐三藏取經，法海金山鬪法，月明和尚度柳翠，濟顛僧之神化，皆為里巷所知，關係極大。

四、藝場古蹟之散布：清涼、峨眉、九華、普陀，為中國佛教四大聖地，參訪瞻禮者終年絡繹於途。其他如南岳、少室、終南、天台、匡廬、潯陽、百丈、雲居、曹洞、靈巖……則皆為高僧卓錫之地，同時亦為歷代名士棲覽之所；然名士稟性多弱，只限於歌咏頌贊；充其量，不過為林僧傳粉著色而已。至於實地經營稱禪，則非假手於僧徒不可。蓋僧徒富於拓殖本領，每於巖谷深處，闢草開荒，由結茅而現寶坊，栽樹而成林木；擊石為屏，導泉出水；以苦行而作佛事，因緣不可思議。各地名山志乘，多有紀其事者，恕不繁引。

五、經懺法事之遍播：佛教行持課中，有「回向」一法，即將自己所修功德，轉以回向他人；於是亡者欲求超度，生者欲求祝福，皆可延僧代修經懺法事。自此輪一啓，大教日趨隱晦；蓋設法方便，本有多途，宜向各方分別發展，不可採取同一路徑。而今日大小寺廟，不論宗旨派別何等，互以梵唄標榜門庭，流弊所至，社會誤解經懺為佛教代表，僧徒以經懺為事業。嘗見市井小兒，遇僧過其前

，則戲念「嘛呢吽」，是乃潛移默化使之然也？

以上略舉其概，可見佛教在民間已築有深厚基礎，若能因勢利導，不難發榮滋長，造成人間淨土佛化世界。然返觀今日社會人間之浮薄，風化之惡，皆已達於極點。推其原因，固由於國家整個問題，而佛教未能普遍宣

孟子之道與孔子之道不同說(續) 守培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然此博施濟衆，乃人君例行之事，何於外事上求「仁」也？必也聖乎者，「聖」謂明通自性者也，明通自性者，其庶乎可謂「仁」矣。堯舜其猶病諸，蓋謂堯舜未能深通自性也。子貢以為濟少人不能稱「仁」，濟衆人可稱「仁」矣。其不知「仁」者，已事也，內事也；濟人者，人事也，外事也；若博施者，用意不在濟衆，而在度自己之慳食，雖以微少之物，濟施一人，亦可謂之「仁」。若施者不度自己之慳食，專於濟人為功，雖以滿世間財物，濟施一切衆生，亦不得謂之「仁」。孔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為仁；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言其為仁之道在自己，不在他人也。又曰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此如吾佛，自欲成佛，故度人成佛；實行自度度人，而後謂之「仁人」。如是，除佛而外，無「仁人」也；是故孔子弟子，凡問某某仁乎，孔子一概不許；以所問之人，皆著外功，不知克己。如燕沙欲成佳偶，沙非餓本，故無是處。「子罕言利，與命與仁。」孔子但言為仁之道，終不對人言何者謂之「仁」，此仁如佛教之真如，不可以言語形容，故不言也，非可言而不能言也。

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；……惻隱仁也，孔子不指定何者為仁，而孟子指定之。然孔子不如孟子歟？抑孟子之「仁」異孔子之「仁」歟？所謂惻隱者，見他人之苦而隱痛之

也；若無他人之苦，不能生我隱痛之心，如是憫隱，非但不是仁，亦復不異爲仁之道。孔子曰：「爲人由己」不由人故。

孟子曰：「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如余當被曰「貪嗔癡慢，人皆有之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喜怒哀樂，人皆有之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」如是凡所有心，皆是固有，何者爲外鑠而有之心耶？須知固有之心者，不假外境而起，常住不滅；憫隱之心，由外境而感發，境有則有，境無則無，焉得名爲固有哉？

孟子又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此雖變更前說，若孔子聞之，亦必不許。何以故？憫隱之心雖善，係由外鑠而有，有生有滅，虛妄不實；非但不是「仁」之本體，亦復不是爲仁之道；是從真起妄，非返妄歸真故。所謂固有之心者，中庸云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。」此「中」聖凡平等，不增不減，無去無來，人人固有，非由外鑠而有也。朱子所謂天下之大本，即仁也。「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」此「和」聖凡不等，有生有滅，有增有減，由外鑠而有也，非固有也。朱子謂之天下之達道，即義也。（孟子則以此爲仁）喜怒哀樂，則謂之善；喜怒哀樂不中節，則謂之惡。

仁者之心之德也，心若妄動，即失其本德矣；是故喜怒哀樂，則非仁，心已動故。義者事之宜也，心發有中節不中節，即事有宜不宜，是故動心有害惡也。孟子以憫隱、恭敬、羞惡，是非等心，謂之仁義禮智；可知孟子只知有動心，不知有未動心；只知有知，不知有不知；只知有達道，不知有大本。

孟子有時說爲人之道，亦在「克己」；但克己工夫，亦異孔子。孔子克己工夫，在「四勿」，即克安心不起也；有時依禮而起，即游於義，非仁也。孟子克己，即克惡念不起，助起善念，即謂之「仁」；孟子之「仁」，即孔子之「義」也。仁內心也，義外事也；孟子不知，則兼合仁義而爲一。孟子之道，在除惡養善，有爲之道也。孔子之道，無惡可除，無善可養，大而化之，神而明之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，無爲之道也。問曰：「除惡養善，將來惡盡善成，爲純善之人，不亦可乎？」答曰：「除惡而惡愈多，養善而善愈不足；人之善惡，同是動心，非心之本德也；如天有不春秋，假使除秋而養春，則不知因春而有秋，因秋而有春，不可偏廢也。欲除惡者，不養善，無善則無惡；如因春而有秋，無春即無秋故。是爲善除惡者，我人心中元無善惡，而亦

不拒於善惡，則心常泰然。若拒惡而迫善，惡則噴之，善則喜之，則將自身沉沒於煩惱窟中矣。然則善亦不可爲矣；善不可爲，惡更不可爲。與其爲惡，不如爲善。仁爲善之本，以仁心而行善，是爲真善。若無仁心而行

杭州送供記

寬道

余標此題凡三易，初擬「杭州放賑記」，繼思此行任務，專救同門四種弟子，與尋常賑事不同；抵杭後，視察僧尼生活，委實困苦可憐；此時此地有人爲之援手，不啻雪中送炭，印象殊佳，深覺杭州四種弟子中，頗多安貧樂道刻苦砥礪者。昔常不輕菩薩，常禮四種弟子，尊爲菩薩；天童開山義興祖師，結廬山顛，得天童之送供，凡聖同居，烏可輕視。矧「見賢思齊」，「當仁不讓」；比丘爲緬佛慈悲之正宗，周念乃人類應盡之義務；思索及此，始悟「送炭」字義之不當，爰改「送炭」爲「送供」，爲最後之定名。余固不敢以不輕菩薩自居，亦不欲過譽杭州四種弟子之德，屬浮行；然特論乘公，褒貶得體，一字推敲，幾費去，是亦個性使然，非徒憤於辭賦也。

佛制比丘行乞，印度得天獨厚，故果腹無問題。顧事之有利於彼者，未必盡適於此；中國自祖暅創叢林，比丘採取集團生活，因地制宜，無可事變，情境殊慘；尤以寺無田產全恃香火收入爲活命之僧尼，以來源漸趨直期凋敝之餉。數年以來，顛沛流離餓死滿園者，實繁有徒。加之交通梗阻，呼籲無門，社會漠然視之，同門各自爲陣，收容所僅限普通難民，慈善團體未聞惠及方外；嗟我緇流，辟穀之術，年荒世亂，民食維艱；「藜藿」重於「禮義」，貝葉不足充飢。於是不肖僧尼，不耐飢餓，變賣法物，甚至拆善堂宇，喊出「色身至上」、「借假修真」之口號。文通飾非，荒謬固矣！然究其何爲出此？一言以蔽之，無非爲「吃飯問題」耳。

余佛子也，晦迹南市，焦土餘生

「介悲憤；自顧不暇，更有何餘力而足爲其他災區同胞謀？第念僧爲和合義，休戚與共，同病相憐，推已及人，豈能袖手；况上海四周難避兵燹，而租界依然繁榮，仍不失爲全國精華金融中心之所在地；若得有力人氏發起勸募，救濟各處被難僧尼，以慰上信佛成風，其成效必較私人作乞憐式之托鉢爲顯著，此事之可預備者。無如海上聞人善團迄未及此，良用扼腕；偶與友好談及，亦苦無從進行，乃決以余個人名義，於去夏假「妙音道台」攝攝金剛經，向聽衆作將伯之頻呼，求福出之共植；惟余素持「三不主義」，「不化緣」三不之一也。違反信條，們心明愧；縱云損己利人，終覺躊躇志忑；祇以時值非常，救人是尚，與拔事業，菩薩心腸；播講結果，募得壹萬零八百元，余亦稍爲資助，親赴普陀放賑，經過公諸報端；彼時米價不過八十元一石，生活尚易；自太平洋戰起，局勢大變，物價飛騰；而電台停播，勸募無方；迨至今春，恐慌更甚；余乃實行原始佛教精神，作治門之行乞，但祇限於珍友護法，不發捐冊，不出收據，事後登報。徵信，純以個人行動方式出之，免與外間混淆；奔波兩月，並罄余個人所有，約獲五萬元。分濟普陀，天台，九華，高安寺四處；「普陀」與

「高安」，余仍親自送去。明知杯水車薪，聊勝坐視不救。今秋佛教施粥廠成立，余被推爲常董兼主總務，與同事經濟常董葉雲居士，因職務而朝夕聚首，日久漸稔，遂成傾蓋。余以杭州爲出佛之地，僧尼較別處爲多，事變後景况淒涼，待援孔亟，因與葉居士籌商救濟之策。葉君護道心殷，慨允募款；余亦任募五千元。原以杭州爲限，賑款定兩萬元，充放之責由我任之。而葉君氣宇磅礴，魄力過人，做事大刀闊斧，待人和藹可親；不數日竟得捐款三萬餘元，益以我捐，合成四萬元。半充杭廠，餘助高安寺、天台山、九華、香港，因緣殊勝，得未曾有，部署既畢，乃定古曆十月十一日動身赴杭，而匯款購票諸事均先一日爲之。是日四時即起，趨車北站，列隊鵠候，令人難耐；車次遇杭州祖山寺式乘和尙及孫慎儉居士，對座閒談，頗不岑寂。孫君長齋奉佛，到處護法；近方經商抗垣，爲避煩囂，寄居祖山蘭若，因相偕掛掛於該寺。寺在城內西大街，出入較便。行裝甫卸，即約鳳林寺本蓮和尙來話叙；以余抗地生疏，送供對象，端賴本師爲之嚮導。是晚商定出發路徑與緩急步驟，良以救災如救火，愈速愈妙；談至夜闌人靜，昏然入夢矣。

今日出發地爲江干。而街車已於昨晚屢就。每日每輛代價三十元；至草橋門下車，敬禮、檢查、驗證等手續，過此即城外又是一個境界矣。本師攜有苦衷調查簿，記載至詳；蓋彼曾於客臘代孫慎儉居士查勘苦庵，尼衆如獲瓊漿。今復伴我重臨舊地，可謂老馬識途，便捷不少。海潮寺者，杭州四大叢林之一也。余久耳其名，未踐其地；今既來此，不可錯過。寺在望江門外，規模宏大，殿宇莊嚴；其氣象之雄莊，與靈隱相埒；惜住持無狀，荒涼不堪。東首房屋，拆毀未久，其殆已被吃下去矣；喉深如海，爲之悚然。本師戲語余曰：「米價若不跌至數十元一石，恐西首餘屋亦將起而效尤，同歸於盡！」語雖雜謔，感傷實深。夫招提僧物，來自檀那，片瓦寸椽，不容招毀。嗟彼僧天，縱不念及前人創業艱難，亦當顧慮自身所招果報。深望當地佛教團體加以阻止，戢此敗風。至此余欲覓僧交談，路探近况。詎知偕大叢林，闕無一人，欲行禮佛，而殿門緊閉。徘徊良久，始珊珊來一茶色俗人；承其覓得一僧，啓門時禮，注視香案，塵埃寸積，香烟久斷矣！爲之嗟嘆嘆息者久之。余出資十元，囑其購香供佛。兩旁塑供二十四諸天像，莊嚴精妙，栩栩若生，爲余生平所未見，於藝

術上頗有價值；惜彼俗僧，不知愛護！其中一被雨毀，一已倒損，惜哉！余乃默禱草賦天尊，推出有道住持，與此久荒古剎；一時極觸心絃，遂成至詩一絕：「偈大叢林無一僧，我來禮佛竟無門。海潮古剎荒涼甚，遙望錢江喚幾聲！」離寺不遠有一如意庵，余等叩門久不應；斯時微雨濛濛，寒風習習，不無愜意。及啓見一老尼，跌坐讀經，狀至虔誠，爲之一慰。入廚啓視鍋蓋，一碗苞菴，數片南瓜；殿宇整潔，香烟繚繞。竊喜此行不虛，誠能如人意；贈以百金，老尼喜出望外，忙念消災佛號不止，因成一絕：「叩門不應久徘徊，冒雨衝寒送供來；却喜老尼勤梵行，受金還念佛消災！」出如意庵本師專至福星，慈國、淨土，善男信等尼庵皆極清潔，大都以園地自種之南瓜爲其主食，大都以園地自種之南瓜爲其主食，尤以慈國庵爲最淒涼。本師謂江干尼衆最苦，信哉！抵南星橋，舉目四望，一片焦土，其破壞之程度，較馮南尤爲徹底。迴憶戰前，南星一帶，素稱鬧市，今則瓦礫而外，別無餘物；憶昔至今，恍如隔世！成詩兩句：「繁鬧南星成焦土，戰神威力實堪驚！」過此前進，即入半警戒線，行人稀少，如步荒野。至梵天寺前，見戰馬無數，軍車絡繹，馬廐以蘆棚爲之

十二日 陰

行人至此，不宜行足聞觀；身當離風，「謹慎」二字，誠為吾人目前處世之唯一哲學也。口占一絕：「梵天戰馬抑何多？佛地平添擾攘波。鐵蹄鏘聲增感慨，求安惟有出娑婆。」由馮公廟老僧之導行而水福寺、福田寺、萬壽寺、蓮花庵、觀音庵、奉聖寺、潘家庵、淨因寺等，不論僧尼，親而所訴者，無非「苦」字。余等見聞所及為之心險不止者，亦不外「苦」字。芸芸衆生，滔滔苦海，不出三界，苦無已時；至於如何離苦若苦，法門無量。末世契機，淨土普救，今我所能為者，亦不過矜矜若干有緣同門弟子當前色身所受之威脅而已。換言之，僅能暫時為若輩稍減飢餓苦耳。以胃送供之多寡，究以何種根據為標準；此則余早已成竹在胸，行之有素。夫出世大業，信為根本。經云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。」而信心之表現，可以敬佛之態度，修養之有無視之。故余每到一庵，必先進殿禮佛，視察佛前香花是否供養，殿宇是否整潔，即可了知此一庵主信心之深淺。若得一聆吐屬，聽其言而觀其行，則其人修養之有無，立可判別。此次送供，余之不辭跋涉事必躬親不假手於人者，亦無非乘此機會視察杭州佛教實際情形，為他日再援之張本。基此原則，持此標準，則四級弟子中，若能

奉佛惟謹，耐苦修持，靜淨皈依，為人師表者厚給之；設機無邪，整潔殿宇，勞作自給，不事塵赴者次之；伎誦暮鼓，點綴門面，靠佛吃飯，餘無所知者又次之；飢出覓食，飽入睡鄉，空釋迦衣，行波旬事者拒絕之；循此方針，不稍徇情。夫何，雨勢綿綿，飢腸轆轤，「民以食為天」，吾又何能例外；願江干寺庵，類無隔宿之糧。倉卒覓食，何來憑母。幸本師辦事機敏，早已假定葷醃庵為飽腹地；庶主為一老年優婆塞，本師素識也；余以飢不擇食，靈類隔兩大殿；而就近之十一庵，以大雨如注，未能親送；乃托人一喚來，勉以勤修淨業，贈以些許道糧，皆大歡喜而去。據云：事變後從未得到任何救濟，日食南瓜芋菜兩餐，猶患不濟；世之珍饈自甘，擁金貼輪者，其亦稍同情拯人於水火乎？雨急時晏，不及走過江干，承趨車回寺。

十三日 雨

工作停頓，僅由本師於附近地段略為奔走。

十四日 晴

今日送供地為花塢龍塢一帶。早餐時車夫來索昨日飯資。余以抗地生活較邇上為低，况雇車時言明每日每輛新幣三十元，包括飯資在內，額外帶索，未便許可。乃該車夫一再纏擾

，絮絮不休，不曰「大和尚來執行善」，即云「出家人慈悲為本」，窺其意大有非滿彼慾望不止之概。因此想及鎮江車夫同樣奸辣可惡。鎮站至江邊，竟索價八元，既不許同業減價競爭，對客復肆肆傲慢與留難；生客至此，鮮有不被其愚弄者。彼此相較，如出一轍；足見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。」人心險惡如此，欲期世亂早平，三災不起，不亦受受乎難哉！余與本師身懷備券四千餘元，腹部隆起；途次檢索，不免多費唇舌；加之窮鄉僻壤，雜林出沒其間；設或所攜被掠，不惟道糧頓成盜糧；徒使四十餘所茅蓬苦修僧尼大失所望，恐我等亦不免橫禍及身也。是以，本師深具戒心，而我不加介意；以我去今兩年兩次往普陀送供，均曾途遇械匪，皆頓默念大士聖號而安然無事。佛重救人，龍天護法，一念虔誠，八部感應；自問俯仰無愧，毋慮夜半敲門；祇須默念大士，儘可昂然所之。出松木塢，過老東嶽，汽車路旁之民屋，十九被毀。其最傷心慘目者，賦惟寄板內舍，一律拆毀，屍棺暴露，到處疊疊；於是羣民無賴，紛紛發作割屎衣盜棺木之勾當，以致屢被狼藉，慘不忍睹。余以觸景生情，因而聯想提倡火葬，急不容緩。姑無論土匪徒然佔地傷財，不適今後國民經濟；即以孝道言，亦遠

不若火葬之一勞永逸終身無恨也。十餘年前，清室廢陵之被掘；事變後各處盜墓之風甚熾，誰實為之？孰令致之？皆緣土匪為之厲階。夫火葬之有百利而無一弊，中外公認之；然非千萬言不能果其說，暇當另文申論之。車至花塢，步行入山，入山惟恐不深，我之夙願也。今既不能深入，亦當淺嘗。所謂「淺嘗」，亦無非偶爾策杖遊山，領略山林風味，一吐市廛塵氣，藉暢胸中積悶。願此行非遊山，遊山尚非其時。花塢為新遊地，茲以送供因緣重遊其土，探幽覽勝，感觸萬端，雖溪山無恙，而景物全非。昔之茂林修竹夾道成陰者，今則牛山濯濯，面目改觀。乃嘆兵劫傷元，頓使山光減色；有為生滅，益惟無漏是求，三界無安，實所是驚。花塢多梵行僧，當能深體斯旨，速為大事未明謀。定慧庵者，位花塢之中心，其庵主即與余論交十載，連日專余送供之本運和尚也。背山面澗，竹樹成林，世外桃源，不是過也。本師有此歸宿處，可謂三生有幸矣。余等在此少憩，直趨花塢極端之白雲台；余身肥體重，本不良於行，而山路崎嶇，觸體起伏，累得氣喘汗流，大呼負負。精神上所排引為懸藉者，以此間僧多精進，苦行可嘉；計茅蓬二十九，余一親到，大都受供知慚，無待勸勉。

尤以伊爾梅溪兩庵之僧行為最卓越，優曇庵之優婆塞徐謝氏中年向道，孑身苦修，殊難能而可貴也。惟花塢原為佛子清修地，初無俗民混迹其中，經余巡閱結果，發現僧俗雜居者數間；殆因鄉俗民房被毀，暫為寄居歟！深望此種障道贅疣，儘為離亂之一時權宜，萬不能長此留取，貽人謗柄，佛地蒙羞也。本師深達余言，尤為戰後設法肅清之；乃回定慧午餐，余身健胃耐，非晚米糲飯，不能下喉；故平時非有重要應酬，絕鮮在外飽飯，不明底蘊者，疑余自奉甚者，不慣與人共食，實則余生平自律嚴毅，飲食極簡，兩粥一飯，一菜一湯，如此而已。至於點心閒食，向不膏吻；自來杭後，連日所食者，無非糙米硬飯，不適胃納。飯畢至龍塢，為審算計，甫拾担道，而循羊腸。余笑語本師曰：「此之謂行不由徑」。奈叢葦茂蔓，難辨去路，舉步荆棘，其此之謂也？首到西方庵，一老尼危坐念佛，形容憔悴；贈以百金，驚為佛媿。乃慰之曰：「我是佛的代表，憐汝苦修，特來送供，汝其好自為之。」尼乃依然哀鳴曰：「已兩日不得飽，今獲此又可延命若干時日矣。」聞之酸鼻！至龍塢庵，見一尼鑪地，一尼燒香；分工合作，內外兼修，頗有百丈禪師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」之遺風，因厚給

之。余因渴甚，見案上有鮮柿，連啖五枚；並捧所有，如餽過境；以余方患便秘，正需此養性汁物為之迎解也。過此數十武，有鑄比尼庵三，即瑞雲、紫竹、見案上。瑞雲尼，即誦金經，紫竹尼製法華，日初尼持珠念彌陀；善哉，善哉！龍塢多賢尼也。本師告余曰：「此間尼衆，素多用功，今日所見，非偶然也。此為余此次來杭送供印象之最佳者，不覺精神為之一振，如服興奮劑。至接引庵王尼不在，殿宇甚深；與接引為鄰者即梵香庵，庵主為優婆塞，南潯望族也，方臥病；入房慰之，囑其默念大士聖號而出。與梵香望衛對宇者為廣德庵，兩尼止在從事創晒山芋絲，此為慈命所繫物，非可等閒視之！其與廣德僅隔一週，茅舍三棟，被人整潔者，即此僕僕送供，匆匆為文之我的新建茅蓬也。余奮筆至此，喟然嘆曰：「事與願違，命多磨折。」語為讀者略告顧末，先是我於民念二年春，奉師命來中接管三昧寺，澈底整理，煞費苦心；而酬應頻繁，不慣迎送，費生本色，豈事縷絲？乃於翌年冬到杭覓「活埋地」；承却非本連二位老友以汽車陪往超山，講讓「宋梅」勝地，供我晦迹。余嫌遊客太多，不合理想而寢議。旋由本師於念四年為我購就龍塢山地數弓，念五年冬開始建

築，至念六年夏而告完成；計有平房九間，所耗五千餘元；正擬擇掃入山，終身藏拙，而廣滿橋事變起矣。遇戰後南市被毀，三昧經濟陡感拮据；遂將此建撥款，以濟眉急。甫於去冬得友好之援助而物歸故主；然罰鍰鳩佔，蹂躪無狀。香爐佛位，竟告失蹤；乃將門人黃小牛及不招自來之特殊房客調斥一番，並警其若再「牛性」不改，恢復佛像，則余不惜將屋拆賣，看彌彌學畜何處安身立命？本師見余傷心憤激為之轉圜曰：「汝等居佛地而興瀆佛，謂之忘本；人而忘本，天良何在？其不遭受天譴者幾希！可速到余庵（即定慧庵）迎請佛像，朝夕禮敬，懺悔前愆；否則不惟罪孽深重，抑且無處容身。爾其

震華和尚新年法語

真釋記錄

除夕——師執如意云：「如梭歲月轉來忙，一寸時光寸命光；寄語當人親處取，威音消息在梅香。」少停續云：「光陰易過，道學難成，出家非是等閒，必須時時打點身心，加工密練，問水窮源，討個出路；尤須審清自家姓名籍貫，本命元辰，當年為何不甘處俗，割愛辭親，投入空王座下（聽取，毋再違拗！余謂本師曰：「兄雖苦口婆心，誠摯語誠，其如對「牛」（指黃小牛）彈琴，扞格不入何！因成一絕：「草舍方成浩劫臨，鴛巢鳩佔到如今；香爐佛位都拋棄，曠地如余亦痛心！」距龍塢里許有陳家庵，為一年高德厚之潘從慧優婆塞修持地。龍塢花塢，人皆敬之，余之建寺事宜，皆假手於渠。遇戰起，渠女少石小姐，（適杭城世家頭髮巷丁氏）輾轉迎居寓，與余時相過從，可謂有緣；而庵務托一僧代管，尚能盡職。歸途過古瀉，聞地龍殿內有樵聲；入內視之，見一僧與一鶴髮優婆塞，朗誦金剛經。贈以百金，叩謝不已。抵寺後即歸床，而脚底起泡矣；明日湖觀之行，恐不能如願耳。（待續）

？莫不是來樹下遮陰，向懷那討債，畢竟總有一個關節；若是無所為而為，未免顯預自性，備個一生，金剛脚下鐵屐也會笑你。若是有所為而為，各人離家幾里，度歲所稱，過幾重關，草鞋繩子換過幾根？於今臘月三十，不妨當家交代一番，作個結束，好為後學做一榜樣。山僧亦是

鈴鐺之客，既是道路相逢，總算有緣，大家不必謙虛，試道取一句看？」良久云：「水向石邊流出冷，風從花裏過來香。」放如宣下座。

元且——師執如意云：「萬日時艱百感生，沉沉寂寂度新春；山河似納千重浪，補綴還須不世人！」少停續云：「諸法從於本來，其相常自寂滅，實無新舊可分，那有年節可得？但以恒順衆生，不妨作如是說。茲當午未相交，恭逢元且吉日；嘶風狂馬難追，挂角羚羊獨立，爆竹不敢聲喧，編鼓暗藏春色。盡這市面蕭條，不

代擬募建夾山竹林寺藏經樓疏

西禪

湖白馬興馳，摩騰創觀貝葉；赤烏肇造，僧會始衍尼尼；法顯渡漣瀾沙；無竭乘危杖屨。經場獨設，秘笈繁興，窮蟻蟻於冰那，獨運遐思；煉靈燼於成都，欣成頌製。爾後精鑿崇貯藏之樓，歷職安知藏之僧，重記標大藏之目；使彼見聞播菩提之種，信受開慧悟之門，奉行圓究極之果，法寶功德，誠非思議矣！

千載。昔際緒氣肆虐，紺宇為埃；所額名賢踵席，檀護輪將，金碧得以重輝，規模於巧復振。不幸島國禍興，斯地竟入於戰線；山林恙及，樓樓再淪於劫灰。堂圮碧巖，鳥飛不下；壁惟青嶂，猿抱無歸。磚闕坵墟，不見琅函之軸；掃除瓦礫，徒存貝葉之灰。納等濫而其中，忝供其職，豈敢因之自怠，而不圖恢復！惟以工程浩大，願宏而力難償；匪仗檀施，曷克圓成善舉。竊環觀宇內，尙多護法菩薩

比往年鬧熱，人心若有所忘，渾身繩覺之力；耐滿厚蘇傾飲，洗去桃符怕貼；居然米貴如金，多寡人窮失業。都因國步艱難，惱得豪情困悶。山僧冷淡門風，大感青黃不接；終朝帶水拖泥，也似虛空釘橛；不啻如沙拖魚，但救頭然是急；幾番打轉歸來，礙把個事解決。菩提原在世間，如此折波波折！若能出入縱橫，亦即般若解脫。如今舉向案前，不知還了徹者麼？」良久云：「春前草發無時芽，劫外人吹無孔竅。」放如意下座。

樂善好施，人間亦不少檀那。爰應蕪詞，奉聞遐邇，俾勝緣以同造，福田而共植也。

昔梁武帝以笠遮佛頂，尙獲玉位之尊；范布文以宅改梵堂，迭有簪纓之盛。况解囊宏施，功豈捐，莊嚴

「保富法」流通序

范古農

孫雲臺老居士著「保富法」兩篇，何哉「弘化」？「覺有情」？「羅漢來」，諸刊物，近又發表於申報。閱讀之者，莫不歡喜讚歎，得未曾有。良以斯文，於事於理，明確周詳；足令鄙夫「寬」，薄夫「敦」，懦夫有「立志」，而為不朽之作也。於是某議，以為刊物報紙，易於散失，令此有益世道弘文，曇花一現，未免可惜。尤宜單印流通，使得家弦戶誦，水傳弗替；詢謀僉同故不日而附部數，已達鉅萬。嗚呼，可謂盛矣！寄東作而曰：「是無他，說法當機耳。」夫值此世衰道微，人心陷溺；苟非有人焉，以震聾發聵之文字，大聲疾呼，何以拯諸水火，登諸衽席？聶公斯文，苦心孤詣，不避嫌怨；啓之以理論，徵之以事實，宜其人雖冥頑而莫感奮也！然則斯文之價值，詎何有特於讚美者哉。雖然，聶公固擅於科學，澗於

梵剎，果必重隆。但願十方信士，襄成盛舉。即一瓦一木，遠辭其募；半鉢半粟，亦不却其微。唯希禾黍荒坵，重瞻輪奐之輝；貝葉繁章，續演莊嚴之誦，則編乘共沾其澤，而功德寧豈有涯？是為疏。

儒術，而明夫佛理者也。特為世人習俗，未足以語至理；故輒以儒術說明，而義有未盡。今斯文既流通於世，將垂久遠，竊以為宜將佛說因果之理，和聲托出，以盡斯文之義。質諸諸公，當亦首肯乎？佛說世間，不外「因果」；業即是因，報即是果。夫造勤儉之業，而得積財之報；造惠施之業，而得水富之報。前者之報在一時，後者之報及久遠。蓋前者為「自業」之報，後者為「共業」之報也。然自業之報，豈通三世；共業之報，橫遍十方。以自業而論，勤儉惠施，尙有福報在於來世，不惟現世得而已也。以共業而論，勤儉惠施，不但自身能享其福，而其餘慶且能貽及旁人，同一業也。就主觀而言，即是自業（佛經謂之不共業）就客觀而言，即是共業。自業果報，但及於己身，然通於三世；謂有過去業而現在報者，

現在業而未來報者，此即人生輪回之原因，而為三世世間之實相也。共業果報，能劣及於他人；何以故，一人作業，凡表同情者（佛經謂之見聞隨喜勸讚讚歎）與之共矣。多人作業，情迹類似者，相與共矣。世間內個人造業而影響於多人者，其事何限？故同甘共苦，報亦共之；此即家庭社會國家之由來，而為十方世間之實相也。儒家未能明言及此，而對於十方共業之報，則曰「莫之為而為者天也」；對於三世自業之報，則曰「莫之致而致者命也」。其實為皆自為，致皆自致；安有莫之為莫之致者？世人不

察，禍福之來，輒委之於天命；如遇苦厄時，不過去業報，輒曰命運不佳，不了共業感報。輒曰天降災劫，殊不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儒家亦嘗言之矣，得以有所推諉，未能自己負起責任。惟佛說一切因果，自作自受；通乎三世，共乎十方；而後止惡行善，無可推諉；自懺罪過，自求多福，人人向上，自度度人，此為圓滿之教耳。今序聶公「保富法」弘文，因警言以發其隱，以告夫諍。

達摩既顯於梁魏之間，大鑿弘法於盛唐之世；其時經論大備，教觀盛行，壁壘森嚴，疆域完固。柔拈花宗旨者，時代較後，機緣較淺，不得不盡情掃蕩，自建法幢，淨土原出教下，靈亦不免於避。六祖壇經，詮釋西方，且有十萬八千之誤，及東方對待之疑；理有固然，情非得已。迨至五燈分錄，棒喝交加，宗旨既明，法幢已建；百丈真歇水明中峯諸老，遂又將余佛法門，宣揚接受。其間通自在，亦應乎時節因緣而已。奈何千餘年來，禪淨兩宗，仍復分張角立，話成兩敵；豈門庭之勢宜然，抑彭城之未化賦？有明笑巖寶禪師，俗傳其揚標過市，出資正法眼藏，誠未可信。

然其座下一傳而得龍池幻，再傳而得密雲悟天隱修等。守先待後，固不愧宗門一大匠。其南北集載有為符公年八十說法，兼為眾老病末後法要。勸人臨命終時，念佛作觀，有大不思議解脫受用；懇切詳至，不圖出於祖師之口。其詞曰：『若向這本分事上，承當不下，狐疑未穩，無奈天數急迫，無眼整理，作別底工夫；且於如來方便門中理會去，莫不夫一，亦不誤賺空過。只把從前未了未辦底未能割捨的諸難事業，撲塌盡情，一刀兩段都放下，向無依無著乾淨心中，惟提一個「阿彌陀佛」！或出聲數念，或

閱教隨筆

幻觀廬

悟後境界

昔如來說法，每以妄計涅槃，斥為外道；後世禪宗，亦嚴禁學人，懸揣悟後境界。蓋此等推諉乃知，惟證相應，不容以凡情私意，預為測度也。然客子歸程，嘗欲將到家消息，先行透露；家中景况，略識規模。讀珍如直實品決擇分，得一夢喻，其文曰：「云何名為法界清淨？謂修正智故，水除暗相，證得真如。譬如有人，於眠夢中，自見其身為大暴流之所漂

溺；為欲越渡如是暴流，發大精進，即由發起大精進故，欽然便覺！既得覺已，於彼暴流都無所見；除相道理，當知亦爾。』譬喻明切，要言不繁。我輩處此無明大夢中，妄見生死暴流，而欲越渡之者，亦惟發起大精進耳。其欽然覺後之境界，何須預知？又何能懸揣乎？智度論第十卷，亦有此喻，而用意微別，然斷章取義，亦無殊也。

心中觀念，只要字字朗然。如觀念舉不熟，則動出聲，或上聲三十五聲。一切切定，仍舊牙齒相著，鼻息到定，兩眼微閉，如坐禪式，不緩不緊，故教穩穩安底。莫要拘心費力，但覺頭頸鬆緩間，便是意下不謹切，便是走作生死大空子，即速覺得照破，則自然沒處去。倘因懈怠；如此用就，不消半年一載，話頭自成片，欲罷而莫能也。於此身心得許多輕安快樂，或生許多歡喜道心。知得則休，返觀從前所愛所費底物事，如惡

莫一般，何足戀哉？又曰：『若於百年臨命終時，亦不消別尋路子，亦不得費力著忙，只請一算接引佛像，或觀音像，懸置行人面前，兩目親佛容，心如常稱念佛號；令捨身之際，使中陰身常不離佛，常親佛容；心口亦無異思念。諸佛淨土，隨心遊往承事，凡諸一切有情，但肯信此法門，依而行之，皆得大不思議解脫受用也，勉之勉之！』此文前一節，尚兼帶宗下參究作用，後一節則純粹念佛往生法門，且含有秘密中陰救度法之意味矣。爰亟錄出之，俾世之講勸終津梁者，言理則多一根柢，言事則多一榜樣。（南北集振昭慶刊本，恐有訛奪，無從校訂，姑仍之。）

飭修津梁

爲蘇北毀廟奪產廣告全國佛徒書

曼言

全國同胞公鑒：

「蘇北毀廟奪產」事變，悟修得以苟全生命，且能歸而同胞諸老，憤甚！愧甚！然以無用書信，罔關大計，竟爲奸仇，投諸羅網，斗室轉轉，生死皆非；卒也，載以摩托（船類能使水陸），謀逐遠荒，濁浪滔天，心身失據，露託龍天庇蔭，得以片帆飄萍，重登舊土，痛定思痛，不能無言，語有之：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」；「物必自腐，然後蟲生之」；近自十有餘年來，社會以及其他（赤化黨）觀者，對佛教之暴行（廟產興學，強佔寺院，拆毀廟宇，驅除僧尼），幾于靡聞朝夕，悲夫！大教衰落，固爲顯因。然使當此期間，吾人戮力同心，共圖建設，毋願爭以損大體，毋處低以失信心，進至通力合作，以禦外侮，普及教育，後惠來茲，如是孜孜經營，刻刻教訓，縱使「不復召吳則吳又豈能召我」？此不能無言者一也！

國于今世，勢與古異。而佛教立場，亦有不同，非佛教之不同也，佛教徒所懷之志與所處之境不同，對於佛化之發展，遂不能強之使同，此固其一端也；乃有「志」「境」裕如，權能狹左，而竟不爲自身謀發展，爲佛教謀光大，且之獸骨肉而汗爲犧牲者，更難詳計！是以奸仇從不爲武斷侵略，其對吾人（僧尼）生產開發及分配之道，而且體化爲政策以相凌者，亦何曾不能以精確之科學計劃，置吾人于絕境！今之侈論蘇北佛教者，皆聞有所見，然亦罕有實是求是，終成「紙上論兵」，「鏡花水月」於勞何補？唯今之計：祇有全國上下（佛教徒）急發天良，抱「破釜沉舟」之志，堅不達不遑之心，文不慳吝，武不惜死，併力于索還廟產，爭求生存，造發僧材，紹降佛種之一事；庶人可正，大教有望，總觀存亡，端在斯舉，是否有當，迅賜核行！此不能無言者二也！

佛化之興，動力之外，尤貴有正確意識（科、哲、醫學、書、畫、工藝、外國文等），方今舉國上下（佛教徒），養尊處優，不乏其人，奢侈放恣，靡有底止，嗜饕餮之聲（被毀廟奪產者），充耳不聞；覆瓿辱舍之慘，熟視無睹；不爲虛榮，即爲利養（方丈、法師派）；不爲貪得，即爲嗜食「退居、當家、假居十派」；嗚呼！過咎，身實膺之。莘莘學子，（僧青年）自詡有爲青年，然大多揮霍上人之金錢，作虛度糜爛之幻戲，避懶偷安，以爲日常應當，矜荒業爲高超，凌鳴師爲偉大，放心浪漫，久成大教之憂，每遇奇恥，亦復「弄墨」號呼，然振鬣縱橫，會心別具，求五分之純潔熱血而不可得，遑論「解行並進」，日來，「索還廟產」，「整頓廟貌」，「提高教育」，「普及佛化」，大呼入雲，試問：果能長以此嚴肅之精神，實行「同體大悲」之莊舉，養成品學兼優之爲教人材乎？于茲有疑，則離中起走，誠足爲奸仇所竊笑耳！意識不當，行爲失準，約言奸仇之橫暴，與其認爲攻吾人之行爲之弱點，毋寧認爲攻吾人之意識之弱點；均尚參談，亟謀建設，亦將待教有心無力，且更無識，古人云：「哀莫大于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」吾佛教徒上下其心果未死乎？此不能無言者三也！

綜上三端：語無倫次，甚于患難之中，熟思及此，誠欲自先割裂也！雖然「自侮」「自腐」，概由自昧，所望全國同胞「四眾弟子」共挽所望全國同胞，且爲監督教難，爲蘇北佛教徒後盾，且爲監督，庶可用以徵免也。其憂患餘生，固早許身蘇北，蘇北同仁，策難赴難，性也嚴肅純熱底悠然得。

惶惶星群，母任屏營！曼言百拜！
民，卅二，二，十六，寫于高郵天王寺

禪堂偶話

戒定慧是禪業法身慧命的材料和基礎，所以筆者負笈雲水稍久，即撰擬寄安住禪堂。我庵居大微堂雖沒有空心及第禪，可是身心的安靜，事理的領會，行解的貫通，確實到點滴的滋味！

禪室的是不可思議的道場，單森嚴縝密井然不紊底組織法，就是一部調理治事即事合理的完善聖典，我每在一舉一動間思維到會處，不禁興味盎然地驚佩地融融，超過飽讀「禮記」和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的心得！以靜制動即動入靜，這是禪堂獨特的風味，歷來下走的心誠意馬在分別別和所知障中奔騰，近今寂寂晏坐禪榻上，久久鎮定，自覺從「斷妄諸根寂，觀空萬事情」的階段，漸漸入「定中惟見水。身外忽忘山」（宏禪句）的田地了，不但靜中得到這身心輕安境界，就是行香、上殿、披事、精神緊張的，動工作中，內在的心性也嚴肅純熱底悠然得。

禪學沒有文字的參學，我覺得比書本的參學艱難而有意味，有樂趣，有心得，因為古板與活潑，拘滯與流動的尖銳化啊！同時，在行上得解，悟里得知，怎不「汝得吾髓」(達摩)

南京發現英師遺骨之始末

仲 漢

(一)
在二月四日的國民新聞上，看到這樣的一則新聞：「南京中華門外發現唐三藏遺骨。」一向以治習史傳的記載，只知道英師遺骨葬於終南山中；此次在南京中華門外發現遺骨的特殊蹟，未免太奇特而值得注意了。我因着崇拜英師的心理所衝動，曾花費了不少的精神，作約略的調查。現在且將國民新聞的記載，錄在下面：

「……據傳其遺骨葬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，後因唐朝衰亡，屢經變亂，紫閣寺亦告消滅，遺骨亦因而所在不明。於宋朝(九百廿年前)，元朝(七百年前)之間，遷移南京大報恩寺，(中華門外)戰亂後，大報恩寺亦漸告荒廢，所在重趨不明。此次經中華門外某部隊於建築稻荷神社，發覺一土坑，鋤掘後，瞥見石棺一口。根據上刻文字，及其

對慧可語)底悄然契機？

但是，獨見，不染雜毒攻心去經過「如我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」——「這副語」的步驟，怎能踏進禪門，入室呢？

他狀況，一般推測其為三藏法師之遺骨者頗多人在。石棺為五十

纏平方，高卅釐，內貯銅質小盒一只，裝有頂骨一部，及極小之玉器，銅器，磁器等，祭祀用之諸器皿多件。外尚有一封裝嚴密之金屬盒一只，內裝銀質小盒一尊，盒中貯有金鑄僧人像一尊。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谷田氏，以其史傳宋天政五年(西曆廿七年)後，曾由大報恩寺住持演化大師可政，由長安延壽移骨至南京；及元朝至順三年，(西曆千三百卅二年)天禧寺住持弘教大師，曾將其遺骨一度發掘，舉行慰靈禮拜，並附入金質僧人像一尊，重埋土內之事實相符，故斷定其為唐三藏法師玄奘遺骨。

(二)
照這篇敘述的言之確鑿，說南京

為英師的遺骨所在，已是無可疑義。可惜因為大報恩寺的荒廢；和三藏塔的傾圮，致使世人減少注意之力。事過境遷，而這樣偉大史蹟，幾不為世所知。可是在各種傳志上，復有不少還類的記載，世人更漠然視之，亦不為之發明。最顯著的，為金陵梵刹志中之大報恩寺，有三藏塔之名。宋蘇頌有咏三藏塔詩云：

「……凡劫半依山，經營昔甚艱；周遭嚴佛宇，直上俯天關。登陟緣梯險，淹留布坐慳；條從亦塗附，櫺檻邇來殷；白日分明到，青雲咫尺攀；龍潭斜影落，鳥翼情飛還；基址從吳晉，聲多動朔盤；燈然時照耀，梵唱每循環；往事興重問，前朝指顧間；誰知息心處，香火老僧閑。」

不過在遺骨詩裏，並未咏有英師遺骨之語；同時，更沒有說出不是英師骨塔，而是另有所指之塔。然在該寺古蹟門三藏塔下，有一段註脚，是：

「石塔唐時建，在寺內左，宋天禧寺僧可政，往陝西紫閣寺得唐三藏頂骨，歸塔於此。」

在前面咏三藏塔詩中，雖沒有指定是英師骨塔，然由此可以速想到：塔係報恩寺原有的建築物，並非因遺骨移來而建的三藏塔。

另外在幾種人名傳上，還有不少附帶記述的，如西林，雲谷，志德諸師等傳。是著名的為賢宗乘第五卷雲泐洪恩法師傳中，有云：

「……無極大師說法於報恩，師年十三，隨父往聽，傾耳會心。留旬日不肯去，母使父趨歸，師暗袖携，於玄奘大師塔前自剪頂髮，提向父曰：「以此遺因」

「父含淚而歸。……」

如是先有可政大師移骨的前因；與各種記述的後果，來證明南京遺骨，那是確定的事實。

(三)

上面已將志記所載敘述過了，現在再向未着筆的現實，介紹一下：該塔既經發現後，除內貯各種銅器品外，有金鑄僧人像一尊，即彷彿為英師之模樣，係合掌跏趺坐片。其中所謂「頂骨一部」，乃腦後一片之骨，石棺上還有兩方石刻文字。

一、「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玄奘頂骨，早因黃巢發塔，令長干演化大師可政，於長安傳得，於此葬之。天聖丁卯二月五日，同緣弟子唐文遇，弟文德，文慶，弟子洪審，弟子劉文進，弟子張龜。」

二、「英法師頂骨，初在天禧寺之東岡；大明洪武十九年，

受菩薩戒弟子黃福？普賢，遷于寺之南岡，已塔之上，是歲丙冬十月，傳教比丘守仁謹記。」

從這兩則石刻的標示：我們可以回想到英師已無全骨之塔，既經黃巢兵亂，當亦塔毀基移，餘骨亦不知散落何所；而可致大師復以何因緣得來此骨，這到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。同時在兩則石文中，第一可以糾正「天政」之誤；第二可以糾正「元朝至順三年」之誤。

其次，這石棺內的副葬品，不知是何代的遺物？除明朝所附入之金人像外，餘則不甚其詳。但決不是唐代的，因為既經黃巢兵亂發掘，骨物決無並存之理。唯在前兩段金科玉律似的石刻文字，又沒有提到有副葬品，似確不免我們有萌疑竇之點！

(四)

本來英師在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捨化於玉華寺，門人蓮道命奉神柩遼京，安置大慈恩寺的翻經堂內；四月十四日，葬靈柩於灤東；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，復徙葬於冀川北原，以營建塔宇。但不知這裏的營葬之所，是否為終南山的紫閣寺了！

然以現在事實的調查，該「紫閣寺」係「教興寺」之誤。據說教興寺中有五重塔一座，乃英師之塔。自唐迄今，尚未移動，現仍巍然存在。不

過照這樣推究下來，南京遺骨問題，似成懸案。因為塔未移動，即無發掘之理；既未發掘，該骨又從何而來呢？容許為紀念英師起見，南京方面即以此名塔，亦未可知。像這個翻案的

重大問題，在日本方面的學者，有如是說。但已不是本文的範圍，再留待高明，作徹底的解答吧！這裏有件事，值得我們慶幸的：是英師與南方雅有法道之緣！如法相唯識，本發源於陝西，而現在盛行於長江流域，一般編素學者，多因物合現代思潮，以法相為歸。如是，可謂可致大師已為我們崇拜英師開其先河，而作九百年後的預約了。同時不但

英師與我們有緣，就是英師上首——親基法師，也曾行化江蘇，到過現在的常州。在馬顯山志和武陽合志裏，均有親師曾駐錫馬顯山祥府師之記載。可惜此項事蹟，為專史所遺漏，否則如有可致大師等流的師賢人物，也將為之樹起同樣的古蹟，留給千年後的觀摩和崇拜了。

以上關於南京遺骨的情形，筆者已由客觀態度作了輪廓的介紹；至於詳切的考證，和徹底的解決，再請中外名哲，下一完滿的斷案，以釋讀者疑團，是為幸甚。

(五)

天，在申報上又發現一只南京遺骨背後的新聞，附錄於后：

「日前友邦高森部隊，於中華門外建築神社時，發掘報恩寺舊跡，內埋葬唐玄奘法師遺骨，及佛舍利等，迭經中外考古家研究，均確認無疑。茲友邦日本，為尊重我國主權計，決定廿三日上午十時半，由日本大使館，在發掘場所正式移交我國，我政府當局，已指定外部派員，屆時

比丘尼軼事叢考

比丘尼釋名

比丘尼，女子出家受具足戒者之通稱，新云慈芻尼。梵語尼者，顯女性之聲也，因之比丘為男聲，比丘尼為女聲。俱舍光記十四曰：「慈芻唐言乞士，舊云比丘，訛也。尼是女聲。」慧琳音義二曰：「慈芻尼，出家女之總名；尼例聲明，即女聲也。」以阿難雜語，初度佛之姨母大愛道為僧，是為比丘尼之始。（見佛學大辭典）

善見云：「尼者女也。」文句云：「通稱女為尼。」智論云：「尼得無量律儀故，應次比丘，佛以儀法不便，故在沙門後。」比丘尼稱阿師姨

前往接收，舉行移交儀式。並由中日僧侶，舉行盛大祭典。聞該項遺骨接收後，將暫存古物保管委員會之博物館二樓，特備室內，其他各項唐代遺物等，亦由該博物館暫為保存。並擬於最近，由中日雙方籌組一中日混合委員會，着手建築唐三藏塔，及日型之供養塔各一座，用作安置遺骨之用。又建築場所，將指定為中華門外之普符寺。」

震華

者，通慧法師云：「阿，平聲，即無邊音，蓋阿音轉為邊也。有人云：以愛道尼是佛姨故，故喚阿姨。今詳梵云阿梨夷，此云尊者，或翻聖者，今言阿姨，略也。僧祇云：「阿梨耶僧聽」是也。」（見翻譯名義集卷三）

比丘尼別稱

比丘尼亦稱女僧，王叔承詩：「女僧聞作孟蘭會，乞假中元施寶壽。」亦稱師姑；按：青州報恩寺大聖院清座主靈骨記云：「先師姑度小姑二人，師姐座主度小師五人。」又後周雲門山大雲寺重修靈骨記：「女弟子駱氏，長名大師姑，次名小師姑。」并見段松蒼益都金石記。則此稱由來

已久。傳燈錄曰：「有尼參保羅從展，展問阿誰？侍者報曰：覺師姑。」又五臺智迦忽大悟曰：「師姑元是女人作。」按廣異記：「大歷時，某寺尼令婢往市買餅，見朱自勳問云：「汝和尙好否？」又云：「聞汝和尙未決，今付絹二疋，與和尙作寒具。」婢承命持絹授尼。」則唐時尼亦稱和尙。雜勸云：「京師尼諱師姑，號女和尙，有自來也。」（見佛學大辭典）

比丘尼始祖——佛之姨母摩訶波闍波提

「摩訶波闍波提」，又作「摩訶鉢闍波提」，又作「摩訶鉢闍波提」，又作「摩訶鉢闍波提」。波闍波提，譯曰：「大愛道」。《大生主》，佛之姨母也。法華文句二曰：「波闍波提，此翻大愛道，亦云憐愛彌，此云衆主。」西域記六曰：「佛姨母鉢闍波底，唐言生主，舊云波闍波提，訛也。」法華寶贊一曰：「摩訶鉢闍波底，此云大勝生主；佛母有三，此爲小母，大衛生佛七日命終，此尼養佛；大衛姊妹之類，故號爲姨母。大勝生主，本梵王名，一切衆皆從子故，從彼乞得，因以爲名。」俱舍光記十四曰：「摩訶此云大，波闍此云生，波提此云主。」（見佛學大辭典）

摩訶波闍波提出家因緣

本起云：「佛還本國，大愛道白言：我聞女人出家，得四道果，願得出家！佛言且止！女人入法，非究暢梵行。如是三返而退。後車中前，如前不許，便與女追佛，頓止河上，如前復求，又亦不許，退在門外，徒跪立啼。阿難見問具答，即爲上請，佛言止；如男女多，家則衰弱；女人出家，法不久住。廣說賢類，重請養育長大；佛言：「信有是恩！然我成佛，亦多得歸三寶，不疑四諦，立信五根；受持五戒，皆由我故。假使女人作沙門者，八敬之法，不得踰越，盡受行之，可久法律。」阿難出告，便頂受佛教。又言：「以度女人，滅滅正法，後五百年，異學奉教，並漸衰微。」大方便云：「天魔惡邪，毀佛法僧，故不聽度。」阿難請言：「如來豈不同過去佛耶？具四部衆。佛言：「登大精進，修八敬法；未來世中諸善女人，念阿難恩，稱名供養；阿難以大威神，應聲勝助。」僧祐律師云：「仰惟三世諸佛四部咸備，而憐登彌新法，亟於拒索者，豈非女人障厚，方爲道蓋？故切磋撻擊以勵將來者乎？」（見釋迦世譜）

比丘尼八敬戒

「八敬戒」，又名「八敬法」，「八尊師法」，「八不可越法」，「八不可過法」。如來成道之十四年，

姨母求出家，佛不許之；蓋以正法千年，若度女人，則減五百也。阿難三請，便傳「八敬法」。使向彼說，若能行之，則聽女人出家；姨母頂戴信受，乃得戒。由得戒之十緣，而正法亦復千歲。四分律四十八曰：「佛告阿難，今爲女人說八盡形壽之「不可過法」；若能行之，即是受戒也。何等爲八？一、百歲之比丘尼，見新受戒之比丘尼，亦應起而迎逆禮拜，殷淨座請坐。二、比丘尼不得罵謗比丘。三、不得舉比丘之罪，說其過失；比丘能說尼之過。四、式叉末那（學法女）已受戒（六法戒）應從衆僧求受大戒。五、比丘尼犯僧殘（罪名）應於半月中在二部之僧（比丘比丘尼）中行摩捶（比丘悅意）六、尼於半月內，當於僧中求教授之人。七、在無比丘處，不可夏安居。八、夏訖則當詣僧中求自恣之人。如此八法，應尊重恭敬讚嘆，不可盡形遠越。」善見律十八曰：「比丘尼健度，何以佛不聽女人出家？爲新法故，若度女人出家，正法但得五百歲住。由佛制比丘尼八敬戒，正法還得千年。」中阿含三十八，聲雲彌經說八尊師法同此。但第五云：「非得比丘之聽許，不得就比丘問經律論之義。」尊師即敬之異名，故「八尊師法」即「八敬」也。（見佛學大辭典）

比丘尼五百戒

「五百戒，比丘尼具足戒之大數也。大愛道比丘尼經上曰：「佛告比丘尼表曼彌：汝行十戒如法，則有大戒，名具足。真諦行之，疾得作佛，凡有五百要事。」毗尼母經八曰：「比丘二百五十法，比丘尼五百法。」藥師如來本願經曰：「比丘尼受持五百戒。」此外經論說五百者頗多，然檢諸律，未明示五百戒數也。本律之說相，唯三百四十八戒；以大數而稱爲五百。束爲七聚：一、八波羅夷。二、十七僧殘。三、三十捨墮。四、百七十八單提。五、八提舍尼。六、百業學。七、七滅諍。行事鈔中曰：「律中尼有三百四十八戒。」比丘尼鈔中上曰：「世人妄傳五百戒者非也。」亦有經律尼戒五百，此但有總數而無實名也。」（見佛學大辭典）

徵求弘一大師遺稿啓事

弘一大師處份簡垂委之際，研述律藏，自行化他，甚奇希有！大師未出家時，撰撰文辭；教誨師範，賞識受學，遍於海內。此次抱恙西歸，無論編纂，成懷眷慕。本會現擬編列遺稿，垂示將來；敢乞藏有大師書札文件等遺墨者，錄副或攝影，妥寄上海檳榔路玉佛寺籌備法師彙收；俾得編入，專此布達，幸垂鑒察！弘一大師紀念會謹啓

第一章 小乘佛教之分派

回顧佛尊滅後百餘年間，其感化力之餘勢尚盛，其聲弟子等似唯繼承其原有之施設而維持其慣例者。然其間實已胚胎保守的及進步的兩思想，漸次釀成分裂之機運，結果產生上座大眾之二部。關於分裂之原因，南北兩傳，各異其說。南方所傳：由於「通乾陀子耶舍」Kāśyapaśāyana「破者」Vajji族之比丘，行十條非事而違背佛制，當時諸大德七百長老共會集于「毘舍離」，為匡正此非事，以裁斷其正否；而為二部分裂之原因，據北方所傳：由於「大天」(摩訶提婆 Mahādeva)唱說五事之妄言，與當時長老相衝突，是非紛然莫決，鬥爭之結果，終而分裂為上座大眾之二部者。然就「大天」之年代，有諸說不同：在「異部宗輪論」中，為佛滅後百有餘年；在「十八部論」中，則為一百十六年；其他書中有說為一百三十七年者，又有說為一百六十年者。要之，在於「阿育王」時代之點，乃為一致者。而「阿育王」出世之年代，照南方所傳，定為佛滅後二百餘年。又北方所傳之「大天」有二入

一、將佛滅後百年之「大天」，稱之為「舶主兒大天」；二、將二百年後之「大天」，呼之為「賊住大天」；而區別為同名異人者也。然而現今之佛教史家，往往以北傳佛滅百年之一時代，而混一于南傳佛滅百年與二百年之兩時代之事件，採用「大天」唯一人之主張。但是「上座」「大眾」之分裂：必始自佛滅一百年後及二百年間，是為不爭之事實。

復次關於「上座」「大眾」二部之末派言之。南方所傳：自佛滅後滿百年至二百餘年間，分裂為二十二部，加根本二部，則有二十四部；更經二百年以後，又自「大眾」部分出六部云。北方所傳：諸部名稱亦異，若依世友之「異部宗輪論」，自佛滅後一百年至二百年間，先自「大眾」部分出八部，本末合為九部。



又自佛滅後三百年初，至四百年初間，次在「上座」部分出十部，本末合計十一部。



尚有關於末部分裂之因緣，南傳不記；茲據真諦「部執異論疏」及親慧「異部宗輪論疏」，記其概要。

初「衆」部之徒，住「王舍城」「北」央毗多羅，得華嚴、般若等大乘經，雜說于三藏中，于是有信之者有不信之者，其不信之者遂分為三部。

一、「一說部」，主張世出世法皆無實體，唯有假名。

二、「說出世部」，謂世間煩惱由顛倒起，因煩惱而造業，由業而成果，故世間法依顛倒生而無實體，但有假名。出世之法，不自顛倒起，道及道果，皆為實有。其道果即為二空之理，道是通達于二空之智。二空之理既是真實，則真實之境能生真實之智，真實之智能達真實之境，故說道亦是真實。

三、「鷄胤部」，主張經律二藏為方便而非真實，唯論藏解諸義趣，是佛真實教。引經偶云：「隨宜復身，隨宜住處，隨宜滿腹，疾斷煩惱。」是則難於衣食住三者，亦不拘拘其形式，唯以疾斷煩惱為主要之點。所謂「鷄胤」，原部主名；真諦依其住處，名之曰「灰山住部」。

四、「多聞部」，佛在世時，有名為銅皮衣之阿羅漢者，原為仙人，披樹皮衣而禪天，後出家，曠野所說法，皆能誦持。佛未涅槃時，即住「雪山」坐禪，佛滅後二百年中，自「雪山」出至「央毗多羅國」，深詫異「大眾」部唯宏淺義，不安深義，于是具足誦出淺深之義。其深義中有大乘義，「成實論」即自此部出者。

五、「說假部」，說世出世法皆有假有實；「部執疏」名之曰：「分別說部」。謂「摩訶施延」Mahaśāyana，來「摩訶陀國」，分別三藏聖教，其分別曰：此是佛假名說，此是佛真實說；此是真諦，此是俗諦

；此是因，此是果等。

六、「制多山部」、七「西山住部」、八「北山住部」；均依住處得名。謂佛滅後二百年時，佛法大盛，而諸外道為利養故，剃髮出家，名曰賊住比丘；「大天」者，是賊住比丘之主，居「制多山」。如據「部執疏」所說：其論野主點，是受戒之際，或主強得戒，或言不得戒，因之而分。據「宗輪疏」言：謂因於佛滅後百年出世「大天」之五事，重起華野而分裂者。

四部云。四部中之前三部，從人得名；後一部依住處得名。或謂「正量部」是從所立法而得名。

一、長阿含經 二二卷 佛陀耶舍 Bhaddrayana 等譯
二、中阿含經 六〇卷 僧伽提婆 Saṅghadeva 譯
三、雜阿含經 五〇卷 求那跋婆 Saṅghadeva 譯
四、增一阿含經 五一卷 僧伽提婆 Saṅghadeva 譯

大乘教之體空思想者也。又如「增一阿含經」序品中云：「如來法身不敗壞，永存於世非斷絕。」則與說佛不免無常之一般小乘教觀念者有所不同。又如同經第二十九卷中云：「我等世界，今在東方，佛名奇光如來。」則承認他方世界之淨土，直類于「大乘部」及大乘教之所立矣。

次論「上座」部之分裂。
一、「說一切有部」者，佛滅後三百年初，有「迦旃延」及「跋耆」大興論議，對於原來重經而輕律之「上座部」，遂別立一部。
二、「上座」部勢力微弱，移住於「雪山」，故名「雪山住部」。

九、「法藏部」，從人名為名；或稱「法密」；「部執疏」名為「法護」。立經、律、論、咒、菩薩之五藏，垂於「化地部」之本旨，故別立部。

「長阿含經」，依三十種經而成，以收長行文為主。「中阿含經」，依二百二十二種經而成，以處于長短之間故名。「雜阿含經」，約依一千三百種經而成，其內容頗雜分類；「雜阿含經」，約依四百五十餘經而成，內容是說自一至十之增一之諸種教義者。要之：阿含經典，雖頗龐大浩漢，然其所說之教義，畢竟是以四諦，八聖道，十二因緣為中心，不獨別加插種種因緣譬喻而據說之耳。然其間往往亦含有高深之教理者，例如「雜阿含經」卷十中說：「觀色如聚沫；受如水泡；想如春時燄。諸行如芭蕉；諸色法如幻。」又別譯雜阿含經卷一中說：「若識名色本空無有性者，是名尊敬佛，永離諸趣。」又同卷八中說：「皆悉虛偽，無有實法；但以假號因緣和合，有種種名。」是則此非小乘教普通之析空思想，于此中亦可見出「大乘部」中之「一說部」及

此中「法蘊足論」與「集異門足論」，是被加入于有部「六足論」中。施設論，相傳為「迦旃延那」所著六足論中之「施設善論」之抄譯。然而「集異門足論」與「施設論」，其中所說之教義，較之于「一切有部」，亦無別特色；但「法蘊足論」及「阿毘曇論」中，則往往已含有超過「有部」之教義。即如在「法蘊足論」卷六說法之過未無體云：

三、「犍子」部以「舍利弗」所造之阿毘曇為根本所依。謂「舍利弗」弟子名「羅怛羅」，「羅怛羅」弟子為「犍子」；此部若為「犍子」之後裔，可名「犍子弟子部」。「部執疏」稱之為「可住子弟子部」。

十、「飲光部」，謂「飲光」羅漢，隨佛聞法，皆能誦持。選集佛語，以破外道為一期；又以對治衆生煩惱為一期；時人有信之者，別為一部。

二章 小乘教之典籍
小乘教之典籍，中國所譯者多屬于「說一切有部」，而成為主要根本經典者，不得不先數「四阿含經」。

三、舍利弗造（玄奘譯）
四、施設論 七卷 著者不詳（法護等譯）

四、「法上」、「五賢胄」、六「正量」、七「密林山」四部者，據「舍利弗」、「毘曇」之不足，更以經中之義而補足之，然以所執異故而分

述本論時散說之。

此中「法蘊足論」與「集異門足論」，是被加入于有部「六足論」中。施設論，相傳為「迦旃延那」所著六足論中之「施設善論」之抄譯。然而「集異門足論」與「施設論」，其中所說之教義，較之于「一切有部」，亦無別特色；但「法蘊足論」及「阿毘曇論」中，則往往已含有超過「有部」之教義。即如在「法蘊足論」卷六說法之過未無體云：

中之義而補足之，然以所執異故而分

述本論時散說之。

此中「法蘊足論」與「集異門足論」，是被加入于有部「六足論」中。施設論，相傳為「迦旃延那」所著六足論中之「施設善論」之抄譯。然而「集異門足論」與「施設論」，其中所說之教義，較之于「一切有部」，亦無別特色；但「法蘊足論」及「阿毘曇論」中，則往往已含有超過「有部」之教義。即如在「法蘊足論」卷六說法之過未無體云：

「五取蘊，無常轉動，勞能顯露，是失壞法。迅速不停，實行非恒，不可保信，是變壞法。有增有減，暫住速滅，本無而有，有已還無。」又如卷十一示緣起無為云：「佛所說生緣老死，種種決定。去來今世，有佛無佛，不會改轉；法性恒然，不隱不沒，不增不動。其理湛然，前聖後聖，同所遊履。」又如「阿昆曇論」卷二立心清淨說云：「心性清淨，客塵所染。凡夫未開故，不能如實知見，亦無修心；聖人開故，如實知見，亦有修心。」是則不唯含有「大乘部」之特色，亦應視為大乘真如緣起說之根本原理矣。此外，如許無色界為有色云：「無色有色，是法處色。」則類似「大乘部」及大乘說，而異于「說一切有部」之思想。又例如說空定：舉內空、外空、內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第一義空之六空，為我所空；雖然未完全擺脫小乘之域，但在其說明之方法上，已屬於「說一切有部」而上了。

次之在佛滅後百年間，「提婆設摩」(Dharmapala)著「識身足論」十六卷(玄奘譯)，破斥「目健連」之過未無體說，有我人說。又傳與此同時代有「覆波」(Gosha)之「聖教要實論」，主唱有我人說，今已不傳。雖後之「阿育王」之師「鄒波多」

亦有引用之者，然已失佚。良以由時代之推移，而釀成新舊思想之衝突，而致諸部之分裂。「有部」分派之祖「迦多衍尼子」(Katyayana)，著「發智論」二十卷(玄奘譯)，特主三藏中以論藏為重，致使「說一切有部」獨立。此論與「六足論」並稱，名為「六足發智」，是有部主要之聖典。後至編纂「婆沙」特出人物之「世友」(代森密多羅)(Vasubandhu)者，著「品類足論」八卷(玄奘譯)「界身足論」三卷(玄奘譯)，于

悼弘一律師 廣 覺

至人不易見，天道復難知；世風既悲哽，矧又失良師！天心月不圓，春豈滿荔枝；深秋夕氣涼，夜坐但長嗷。高風今已渺，後學何所隨？謫念世尊語，木又道所資。金河首願命，殷勤三致辭；誰知千載後，慧命垂如絲。非公振遠志，恐已絕綱維；等身留著作，淡雅南矜奇。多士被麻照，傷哉我獨遺！空令想道貌，意鬱神徒隨。嗚嗚心目間，日暮行川瀾；嚴風颯淅厲，寄愴在天涯。哲人孰繼起，如何來我悲？法音澎安海，雪嶺絕飛藜。晚晴仰高閣，晃崖(日光崖也)

是「有部」主要之教義，皆攝於「六足論」中，此外，有敘述諸部教義之「異部宗輪論」一卷(玄奘譯)。而「尊婆須密菩薩所集論」十卷(僧伽跋澄譯)，相傳亦為彼所著述。尚有「經部」本師宣受(鳩摩羅陀)(Jambhadrata)之「日出論」，「增望論」；又同部異師「勝受」(宗利邏多)(Sanghadeva)之「經部毘婆沙論」，及「經部」師「世友」之「問論」等，但現均失傳。復次尚有教系不明「妙音」(瞿沙)(Gosha)之「甘露味論」二卷(玄奘譯)。(未完)

靜安寺講阿彌陀經

本市靜安寺為消弭災劫，普利羣生，恭請與慈老法師，於國曆月廿八日至二十一日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，宜講阿彌陀經，祈禱世界和平，人民安樂，屆期希眾諸善信共聞法要云。

鄉民侵佔廟宇與學

本縣自清鄉以來，係屬模範區域，政治殷明，民生樂業，實為全省之冠，頃聞第三區鄉民以興辦教育名義，自動倒伐鄉村風景樹木，並重圍鄉寺改作校址之用，視憲兵隊及佛教會告示如無物，現該縣佛教會已據實，呈各主管機關，作鄭重之處理云。

發現玄奘法師遺骨

中華門外有友軍，拓地建築之時，發現石棺一具，內貯有頂骨金人像等珍物多種，旋由中央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員會之考證，該骨等係於宋時由陝西移來南京，奉安大報恩寺，該寺以年久湮沒，不知所在，法師遺骨南遷之事，幾不為世所知，然據各種證實確屬無誤云。

三峯寺籌辦佛學院

頃聞外界盛傳該寺創辦佛學院之

信箱

編輯法師惠鑒：

頌奉 妙法輪開演說，讀之欣喜無量！我佛教在斯魯佛極動盪期中，其此處，水燭火熱；若不廣刊我佛大德大悲救世之大乘佛法，何可重新振興？近流我佛教之高僧大德，優秀人才，發大慈悲；多辦月刊雜誌，多辦佛學教育院，多辦慈善事業，使我佛教悠久光輝之歷史，文化，藝術，傳布于各個大之腦海中。認佛教為國教，為利益社會福利國民之新主義。

雖然如此，又必須比丘有學，比丘尼有學，僧尼要有學，優婆塞有學；佛教信徒須學，則大乘佛化在不在乎，自然亦未深確地呈現于人世間也。

「保富法」為刊慶祝曰：「自古千秋，幾何同體！」若區上日，幾何元氣，若何各國，幾何檢校為荷，專此敬請。

後 薩雲謹上

當然曾惹得不少人的盼望；正如同度薪俸生活的階層者，到月沒能領着應得民收入似的。這，須向愛護本刊的讀者們致歉；雖然也是為着因緣差別，事物變遷之故。

「推行民間佛教的重要」一文，是玉佛主人於事務繁冗中寫成的。而主人自謂被寺務牽纏，致內容尚未充實，這，自是客氣的話。

守培老法師，對教理素有領悟；猶復博通經史子集。所作「孟子之道與孔子之道不同說」，洵屬空前之宏論；以佛教之真理，論孔孟之仁義，世與出世，理相懸殊，自難免于「相形見絀」。莫謂主觀用事，亦且事理固然。孔子曰：「西方有聖人，（指釋尊）不言而天下治。」（魏書釋老志）

「豪華和尚新年法語」，係適應季節的產物。
「保富法流通序」為熱心佛化事業多年的古農居士所作。「保富法」於申報刊出，極受社會人士之歡迎；其後相應者多，關於「增保富法後」一類的文字，紛載申報，及其他刊物。范老翁為未足，其「事過情遷」；擬刊單本，規範人心，廣為流通。誠然如王治心著三民主義研究大綱中所云：「中國人窮困，所以聽到『發財』就歡迎；外國人專制，所以聽到『自由』就歡迎。」尤其目前草莽時代，「暴發戶」不知幾許；然聞及該文者，或亦有動於中，而「施濟眾」。於此世道人心，不無稍補。

「杭州送供記」一文，乃寬道法師，以私人名義，赴埠轉送供的實地記載。其動機除以熟悉該地比丘尼之生活的窮困而外，且附有考察訪問等性質，故該文雖以日記文學的體裁，然作記敘文，或報告文學讀之，亦無不可。

某氏，署名「幻觀廬」，一居士也，擅有文譽；民初主編佛學叢報，名聞一時。其後一護明月，心在玉壺，飯依空王，精進匪懈；於教理徹有會悟，而「明教隨筆」或即「……到家消息，先行透露。」未敢言是。

芝峯法師之譯著「俱舍教義」序論稿稿以中途延宕；適虧刊出版在即，致使編排致次，用特端誠致歉！

其他如仰漢法師對三藏遺骨之考據；西禪法師之募疏，暨浩乘法師之「禪堂偶話」……概屬佳作。致曼言法師之「為蘇北毀廟奪產告全國佛徒書」係一蘇北之佛徒，聲嘶力竭；熱心佛教之大德，其亦拯救之乎？抑旁觀而弗之聞歟？

× × ×

本刊鳴謝

- 太初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仲公和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能修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蕭生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廣生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陳慧安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陳步洲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馬步洲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石島和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育和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志德居士 助銀五十元
- 圓德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法慧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郁華法師 助銀五十元
- 劉利齋小朋友 助銀五十元
- 薩雲和尚 助銀五十元
- 念七元五角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日出版

「妙法輪」月刊

編輯兼發行 上海佛學院

地址：上海戈登路橫濱路玉佛寺

（中備券，郵費在內）

全年	本埠	五元
	外埠	六元
半年	本埠	二元五角
	外埠	三元